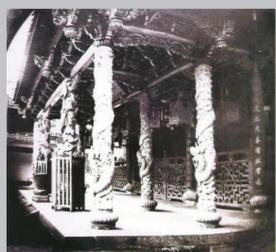




慈城巨观的前庭



雕龙大柱



富丽堂皇的戏台

“城东巨观”福建会馆

古迹

黄港洲/文

在四明大地上，有一座闪烁着明珠般光芒的建筑，曾经获得宁波人、福建人乃至国际学者史诗般的赞誉，它就是宁波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福建会馆。

据史料记载，宁波福建会馆有三处，最闪亮的是位于江夏街、又称“天后宫”的这座会馆，它于清代重修，因其规模宏大，被誉为甬上“城东巨观”。可惜于1949年9月20日毁于战火，迄今未有重建，但它鼎盛时期的情景闪耀在史册里。

早在1863年，一个叫包腊的英国人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他在宁波海关税务司工作的四年中，拍摄了大量宁波城乡的照片，其中就有一组专门拍的是福建会馆。现珍藏于英国国家档案馆。

1872年，英国学者约翰·汤姆逊在他的《中国与中国人影像》一书中，第三部分首篇写的



内殿

就是福建会馆。他一开头就说：“宁波城里最具吸引力的地方就是福建会馆，它是福建商帮奉神议事的地方。我之所以选择这幅建筑作为这一卷的卷首，是因为它为中国的庙堂建筑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样本，此外也体现了中国的行会和商会与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他如此描述这座气势宏伟的建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殿的立柱，它那怪异而又美丽的龙形设计让人过目不忘。龙是中国的象征。这些龙以高浮雕的手法刻在柱子上，让人觉得好像是它们撑起了这间中间浅浮雕的石板，以及屋顶的各个尖端。然后他又将笔触转向会馆局部：“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柱子没有柱头，取而代之的是装饰性的斗拱，用以将屋顶的重量转移到柱子上。这样的斗拱有着广泛的应用，外观上也呈现出多种多样的效果。例如中间的屋顶就是由三重斗拱托起，既坚固又轻盈雅致。它们能支撑沉重的屋顶结构，在为室内提供阴凉的同时，又使光线和空气可以自由地进入大殿内部。像这样的一座建筑，用再多的言语都无法生动又贴切地描述，因此我只能让照片自己站出来说话。”约翰的这段描述，足以说明当年福建会馆的豪华瑰丽是无法用文字表述的。

如此华丽的建筑是哪年建的？福建人为什么要建在宁波建这样一座会馆？它起到什么作用？这些疑问犹如森林里的迷雾，一直飘浮在我的脑际。直至2013年福建商会一拨有识之士拟重建福建会馆，邀我参与，这才开始对这座神话般的建筑进行多方寻踪。

福建会馆与天后宫是一个完整的建筑群。经考证，南宋绍兴二年（1191年）由福建商人建于现海曙区江夏街与东渡路的三角地段。为什么福建商人要建这样一个会馆？这里必须讲到妈祖。妈祖，又称天妃、天后、天上圣母等，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海神。宁波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不仅是妈祖文化最早的传入地区之一，还与妈祖最终被官方认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据载，北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朝廷派遣给事中路允迪等人率2艘“神舟”和6艘“客舟”，由明州定海（今宁波镇海）前往高丽。回来时突遇狂风巨浪，舵折船覆。危急时刻，路允迪等祈求妈祖，满船人员奇迹般躲过一劫，并于五日后顺利抵达出发地宁波。事闻于朝，宋徽宗感念妈祖救助海难的善举和能力，特地诏封其为“顺济夫人”，妈祖信仰从此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之后，历代皇帝对妈祖的褒封逐步升级，4个朝代14个皇帝先后对妈祖敕封了36次，从“夫人”“天妃”“天后”到“天上圣母”，封号最长的有64个字。妈祖信仰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在宁波修建福建会馆的乃是来自经商移居的福建人及其后代。南宋绍兴二年（1191年），定居于宁波东渡路的福建莆田船主沈法洵在南海遭遇险境，危急之中祈求妈祖显灵保佑，后竟然奇迹般化险为夷。于是，沈法洵便将家乡的妈祖信仰带到宁波，以求“海运平安，生意兴隆”。他舍宅为宫，建成了宁波天后宫，即福建会馆。

据1982年的考古发掘，该馆遗址面积为1340平方米，建筑极其精美。大门内有放生池，中有戏台，天井左右有厢房与看楼，大殿后面有矮墙，有小门与后院相通，后院即为福建会馆的办公

与管理用房。面向大殿的重檐六角攒顶戏台，飞檐翘角，巍峨耸立。更精美的是供奉妈祖的一殿一巷，雕梁画栋，灰塑石刻，木刻砖雕，泥金彩绘，极尽工巧之能事。尤其是神殿前的蟠龙石柱，柱高4米，镂空透雕，龙腾云海，神采飞扬。

福建会馆建成后，这里成为宁波城内规模最大的妈祖祭祀及同业聚会场所，江夏街后东渡路也成为宁波的商业中心。宁波人以“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夏”来形容江夏地段的繁荣，其中不乏福建会馆的因素。每到农历三月廿三，由官方设下祭祀仪式，殿内按固定程式设置包含花、果、茶、酒、面、饭、糕饼、六斋的“筵桌”，庙内则烧香焚纸、开锣唱戏。特别是到了春节等节日，更是热闹非凡，使得本来已十分拥挤的东门口和江夏街，人潮涌动、摩肩接踵。

宁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同时也是大运河的唯一出海港，而船帮和商帮代表着港口城市的生命力。当年在甬的福建商帮，主要经营木材、南货和食糖等。食糖多产自福建、广东和台湾，其中台湾糖最为有名，俗称“台青”（红糖）与“台白”（白糖）。20世纪30年代资料显示，宁波年销的红糖、白糖有700多万公斤，在福建会馆周围经营食糖的糖行有三四十家，形成了一条新的糖行街。糖行街既是了解宁波民俗文化和建筑风格的重要窗口，也是宁波海丝之路的见证，是宁波海洋文化和海洋贸易的体现。所有这些都与福建会馆的兴盛分不开。

世事变迁，从恢宏的福建会馆，到曾经的第一高楼华联大厦，再到如今不断嬗变的城市建设，变化的是建筑，不灭的是宁波这座城市的奋斗传奇。

（图片来自《宁波旧影》）

香甜的桂圆蛋

回味

张晓红

母亲是镇海西河塘胡家弄人，她幼年时，外婆就因病过早地离开人世，这个家就由太祖母撑持。太祖父在世时，是撑福建大驳船的，在大运河上做航运生意，是有二十多家业的船老板，挣下了一份不菲的家业。他娶的太祖母是福建人，识文墨，明事理，精明能干。

迄今，我家里的“福建元素”还真不少。楼上空房间里有好几只福建大皮箱，皮箱上有雕刻精细的铜铰链、铜手环，最奇妙之处是，这些皮箱放置物品不朽不潮。掀开皮箱盖，自有股淡淡的清香味，用来放置珍贵的古画、古籍是再好不过了。小时候，趁着母亲把皮箱扛下来拿衣服的机会，我们拿大榔头来敲打大皮箱，发出的声音如同锣鼓般雄壮响亮。母亲说：敲敲也无妨，不会坏的。这些都是上好的正宗皮料制作的。家里还有一束沉甸甸的福建乌木筷和与之配套的古色古香的餐具，都是阿太从福建带过来的。

母亲从娘家介绍过来一个叫阿圆的堂妹，嫁在宁波桂姓人家做媳妇。阿圆娘子开了一家果品店，专营福建来的上好桂圆。那时还不叫桂圆，叫圆果干，都是用大驳船从福建运来的。每年一入冬，阿太就会吩咐厨房用陶碗蒸十余颗圆果干，给孩子们饭后当茶汤喝。也常给孩子们吃桂圆蛋以作滋补。

桂圆蛋是宁波的特色甜品，是昔日宁波人用来招待生头女婿、出门求学的学子以及尊贵客人的一道好点心。早年间，我看过沈寂老先生的《上海大亨》，书中提到，奉给贵客的点心，不是高档的西点，而是用金边白瓷碗装的桂圆蛋。书中没有描述这碗桂圆蛋是何形状，但我见过母亲烧的桂圆蛋，记忆犹新。

母亲会选择上好的个大肉厚、鲜润饱满的“兴化桂圆”，一般一碗用桂圆十六颗，以双数为佳。首先，桂圆剥壳剔出内核。剔核，应从桂圆没有蒂蒂的一处开口，手指轻巧飞快地把桂圆肉从双边匀称地掏下来，剔出黑色的内核，又将桂圆肉复原成圆，用温水发一下。少顷，放入小锅里用火煮。鸡蛋要选择散养家

鸡的蛋。待小锅里桂圆烧至六七成熟，将蛋倾斜着拿，快速地把蛋一个个拨进小锅里，和桂圆一起烧。掌握火候是关键，蛋要烧得不溇不老为好。请女婿，蛋须四只，成两双。

这样烧出来的桂圆蛋，汤水清澈，鸡蛋像是盛开在赭橙色汤水里的乳白色并蒂莲花。十六颗浑圆饱满、晶莹剔透的桂圆，像玛瑙又像葡萄，众星拱月般地围住花苞状的鸡蛋。蛋和桂圆，既团团围住相互依偎，又各自安好尽显尊贵。从这一碗桂圆蛋中，我们宁波人于吃食的讲究精致，显露无遗。

小时候过生日，母亲也会烧桂圆蛋给我们吃。吃的时候，母亲在一旁坐着讲：这道点心是福建人发明的，要像福建人那样端碗，用三个指头捏调羹。

话说阿圆娘子隔壁有户陈姓人家，与他们情谊甚笃。陈姓人家在外埠已定了亲的生头女婿和他兄长，赴京赶考，途遇盗贼，所带盘缠尽数被掠。无奈之下，来岳家借借借借。陈姓夫妇见了，很心疼，女婿是“娇客”呀，有什么好点心可招待呢？

犯愁之际，隔壁的阿圆娘子笑吟吟地端来了两碗刚烧好的点心，说：这是圆果干烧鸡蛋。用上这点心，还有一说：兄弟赴考，蟾宫折桂；双元（状元）及第，夫荣妻贵。

陈姓夫妇大喜过望，连声道谢，立马端上让兄弟俩享用，并把阿圆娘子的一番美意吉言转告。兄弟俩感动得泪沾衣襟，食罢，倦容一扫而光。后来，兄弟俩高中状元榜眼。状元爷为答谢聪明贤惠又热心助人的阿圆娘子，把这碗点心命名为“桂圆蛋”，作为招待贵客的“头牌点心”。

阿太曾询问过堂妹，如何想到烧这样一碗点心？堂妹说，她原想抓两把圆果干在饭锅里蒸一下，给哥哥俩充饥补元。那时，庭院大桂树上栖息着一对喜鹊，朝着她叽叽喳喳地叫：鸡蛋和圆果干一起煮……一起煮！叫了好几遍，真神了。

消息很快传到了福建，福建人知道宁波这边的虔诚懂礼数，自此以后，两地商人多有经贸往来，生意上也是互惠互利，越做越大。阿太后来又介绍了好几个福建好女子给宁波人做媳妇。母亲说，她小时候就常见有操着听不懂的福建口音的阿娘嬷嬷们，来看望太祖母。

推着“巨龙”上桥

慢时光

蔡体宽

30多年前，住在乡下老屋。雨下得大一点的时候，能清晰地听到屋顶上雨点撞击瓦片的声音，常有“小楼一夜听春雨”这样的佳境。下雪呢，可谓悄无声息。

1990年的元旦前后，宁波的天气很阴冷，看看天空，好几天铅灰色的，上年纪的人都说这是“烟雪”。这一天，在镇海厂里上班，中午时分，还看到太阳出来了一会儿，就是阳光有些淡。同事说，天好了，天好了。住在虹桥的朱师傅说，这是开“雪眼”，恐怕要下大雪。下了班，乘厂车到和义路，正是掌灯时分，路人匆匆。我骑自行车往江东赶，踏上老江桥，背后有风，亦不觉十分寒冷。到了潘火桥家里，饭菜上桌，觉得较刮风天稍暖。这一夜四周静寂，次日白天刚亮，拉开窗帘，眼前白茫茫的一片，天上正下着鹅毛大雪。

乡间的雪景自有特色。对面的莹莹屋顶上，如盖了一层厚厚的白絮棉被，被称作“树桥头”的桥面上白雪无痕，廊檐下的天水缸，缸沿上似镶了一圈银边。院墙脚边堆满了雪，黑漆大门更显古朴厚重。

我要骑自行车上班了。从潘火桥朝宁波市市区方向骑车，一路上，雪厚的地方，车轮滚过去，只听得“咯咯”之声，难度尚小，只是骑得比往日慢一点。如遇路面的雪已被汽车压实，结成大片冰面，自行车的外胎齿纹又磨损了，就易打滑，一不留神，就摔倒了。还有一种现象，自行车轮子在雪地上滚过后，留下很深的凹槽，似过有轨电车的轨道，并且结成的冰槽十分坚硬，车轮嵌入其中，“车龙头”

就要“别”了。那时，穿着工作大棉袄，戴着棉手套，即使摔倒了，也不打紧，将车把手扳直，继续前行。

上了老江桥，不敢冲下来，只能下了车，小心翼翼将车推过桥。到了和义路战船街的厂车候车点，厂车还没来，不少同厂的职工在街沿上跺着脚。住在战船街口旁房里的是一对老年夫妇，每天与我们相见，就说，外面风大天冷，进屋坐一会儿。到了早上8点多，看到厂里的“巨龙”来了。这辆“巨龙”有着紫红色的条纹，司机是胡师傅。他从镇海开车来，经新江桥再从东门口拐入和义路，往西停靠战船街口。

“巨龙车”车厢当中的铰接盘位置设有香蕉座，这是“巨龙车”的典型标志。叫它香蕉座，是因为一开始这种座椅真的像香蕉，长长的三人座，稍微有点弧度，就像一根咖啡色的香蕉。当车辆转弯的时候，铰接盘会随之转动，坐香蕉座上犹如坐转椅。后来它又改成背靠背式的两个单人座，但我们仍习惯叫它“香蕉位子”。我们的厂车就是这种。它有双节车厢三扇车门，两节车厢的侧面，用油布折篷连接，像手风琴一样，便于车辆在狭窄的马路转弯。

胡师傅停下车，说从镇海开来亦费了很长时间。大家蜂拥上车。“巨龙”开至解放桥，上桥时，车轮打滑，忽就停住了，车上职工纷纷下车来推。车子启动，大家飞速上车，不料车又不动了，于是众人又跳下车来推。其时，雪片仍在面前飞舞，宁波电视台的记者正在拍摄雪中交通路况。我们将“巨龙”推上桥中间时，车恢复正常了，慢慢下了桥，一路走去。

晚上在家看电视，宁波新闻里正播放着我们推“巨龙”上桥的报道。现在回想，真是一段快乐的时光。

溪里方的春天

乡愁

毛亚莉/文

以前，历史文化名村在我的镜头里都是水墨画，少有颜色，似乎那样才更有文化，更有韵味，更符合古村落的气质。许多时候，老宅院的底蕴似乎就是灰墙黑瓦，还有斑驳的墙影里稀疏的诗书耕读。而那次古村游有些不同，春色，成了象山溪里方村这幅淡墨画上的点缀，淡墨中透着绿意，描在泛黄的宣纸上，不禁让人怜爱起来。

“竹韵梅香宅，山园水绕家”的溪里方，是明代鸿儒方孝孺后裔的聚居地。明洪武年间，方氏祖伯礼，即方孝孺的从弟，进士出身，官至御史，从宁海缙城迁居到这里，渐成县邑望族。此处背靠大雷山，坐望西沪港，村前清溪环绕，茂林修竹相依，非常适合人居。“一溪迢迢抱村流，栖止多年景象幽。无数落花随水逝，何如溪里乐悠悠。”这是方氏祖先描写溪里方的诗句。时至今日，这一支方氏后裔已传到第二十八代。

传说中方孝孺被诛十族，又哪来的后裔？“靖难之役”后，朱棣为了得到一个名正言顺的帝位，希望大儒方孝孺亲自为他撰写诏书，但遭到方孝孺的拒绝。方孝孺将儒家经典奉为圭臬，宁死不屈，朱棣一气之下判其死刑，并诛其十族（包括其弟子）。方孝孺是历史上唯一被诛十族的人，同死者有800多人，行刑7日方止。不过，传说那场灾难中有幸存者，他就是方孝

孺的从弟方孝复，因为军籍得以幸免。后人推测，那个方孝复就是方伯礼。也有人说，方孝孺被诛十族只是一个噱头，因为这个说法最早出自一本野史，可能被夸大。

传说未必真实，但眼前的景色是实实在在的。古宅春意正浓，院墙间零星散落的梅、棕榈、修竹和不知名的小草争相吐翠，嫩绿的藤蔓爬满墙头，爬上屋顶，透出一股清新的山野情趣。各院之间有石板小道相连，院墙的罅隙里，不时探出一簇簇野草野花，怯怯的，犹如村民纯净朴实的笑脸。在狭窄的巷弄里穿行，空气清新，一种久违的静谧袭上心头。

这里有数十栋老宅院，均为明清时期建筑，雕梁画栋，精致大气，依稀可辨当年文官武将的家门雄风。走进院子，华丽精细的木雕上结有蛛网，有些残损却又栩栩如生。屋檐与柱子交接处，雕饰着游龙戏凤、狮子蟠螭等吉祥物，纤毫毕现。雕花门楣、木格窗棂，精美典雅，自是不俗。在这山间村落里保存着如此密集的古建筑，实属不易。

溪里方古宅有“九房三堂”之谓。“九房”即方恭房、方德房、方贤房、方安房、方信房、方怀房、方仁房、方义房以及老大房；“三堂”即积善堂、承志堂、福寿堂。“九房”除老大房外，将其他八房宅名的中间那个字儿拎出来就是“恭、德、贤、安、信、怀、仁、义”，这八个字，承载于一抬头的门楣中、一低头的石板上，彰显了古人的传统风尚与一个家族的古老规训。

我参观了具有代表性的仁二



村里保存着密集的古建筑



房、仁三房、福寿堂、恭房等大宅，一路慢慢走来，俯仰之间，600多年的村落历史，俯仰在斑驳的泥石墙上，落在雨水打黑的瓦楞上，画在因时日变黄的房板上，刻在方格、菱形和井字纹的窗棂上，铺在悠长的小巷石板上，缥缈在方氏宗祠的香火中。有几处宅院的房



（溪里方村委会供图）

板上，还黏着民国时期的报纸，破碎的纸片粘着陈旧的房板，在风中哗啦啦作响，像在告诉我们，如今它才是这里的主人……

沧海桑田皆归去，唯有文化常驻守。春天里的溪里方，一院一墙，一草一木，皆因了古老的文化而更显灵动生气。